

心

夏目漱石著



7252



〔日〕夏目漱石著

周 大 勇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夏目漱石
こころ

根据中央公论社《日本の文学》(13)译出

心

(日)夏目漱石著
周大勇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2 字数 155,000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00,001—75,000册

书号: 10188·359 定价: (六)0.68元

前 言

夏目漱石生于一八六七年，死于一九一六年，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，在日本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。夏目本名金之助，东京人，生于武士家庭。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，所以童年生活很不安定。一八九三年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毕业。在中学任英文教师期间研究英国文学，并从正冈子规钻研俳句。一九〇〇年去英国留学，回国后在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任教。一九〇五年，发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《我是猫》，震动了文坛。一九〇七年，辞去教职，进《朝日新闻》社工作，不久发表了《三四郎》、《其后》、《门》等有影响的小说。一九一〇年，于重病之后，发表了《心》、《路边草》、《明暗》等带哲理性的著名长篇小说。夏目的小说具有强烈的道德观念，尖锐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以及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心情。夏目自己在晚年则去努力追求“则天去私”的精神境界了。

小说《心》最初在《朝日新闻》上连载。一九一四年十月出版单行本时，改成三个部分，如现在的样子。夏目在此之前，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《行人》，描绘了一个“自己永远正确，他人总是不对”的人物。但是《心》里的主人公乃是

一个“对人生不抱什么期望而敢于严格剖析自己”的先生，这位先生为了赎罪，最后自寻死路。小说《心》剖析了人性深处的利己心和妒忌心，描写了人们怎样自欺欺人，最终仍摆脱不了罪恶意识的折磨。夏目挖掘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特点：他们认为“人的心地本是善良的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，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一个恶人”，因此而忧心忡忡。又因他们原本是爱生活、爱人类的，所以这种对人类的不信任和猜疑便使他们陷于不能自拔的苦恼之中。至于小说中的“我”，似乎不是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，看来夏目是想把“我”作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来描绘的。

小说《心》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本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、生活和当时日本的社会风貌。

吴树文

一九八二年五月

上 先生 和 我

我一向把那个人称为“先生”。所以在这里也就写做“先生”，不把他的真姓名公开了。那倒不见得就可以说我对社会有什么顾虑，而是因为这样做，在我是很自然的。我每逢回忆起那个人，立刻就要说“先生”。在我提笔写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也是一样。至于看起来不大亲切的大写字母等等，我实在不高兴使用^①。

我跟先生认识，是在镰仓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个年纪轻轻的学生。我有个朋友，利用暑假的时间，在那儿洗海水浴。那朋友寄给我一张明信片，一定要我也到镰仓去。我就调度了一笔钱，动身去了。我调度那笔钱费掉两三天工夫，而在我到达镰仓以后还没有三天，要我去的那个朋友突然接到他家乡打来的一个电报，催促他回家。电报上说明要他回家的理由是他母亲生病，可是我那朋友却不信这话。因为住在乡下的他的父母亲，老早就在强迫他结婚，这门婚事是他所不乐意接受的。照现代的习惯讲，象他那

样的年纪，结婚实在还嫌太早。再加上最要紧的那个“对象”，他又并不合意。所以在暑假期间，依照常情当然是应该回家的，他却故意避不回家，在东京附近玩着。他把电报拿给我看，跟我商量怎么办才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不过如果他母亲真的患了病，那不用说他是必须回去的。由于这一点理由，最后他还是回去了。特地来到镰仓的我，就给孤零零地撇在那儿。

那时候离开学校开学，还有好多日子。我当时的处境是回去也好，留在镰仓也好。于是我就决定暂时留在原来住的那家旅馆里。我那朋友是中国^①地方一个大财主的少爷。他要多花些钱是不成问题的。可是因为学校是那么个学校，年纪又是那么个年纪，所以在生活程度上，跟我也没有什么差别。这就使单身留下的我，免掉了另外去找合适的旅馆的麻烦。

虽说是在镰仓，那旅馆却位于偏僻地区。例如台球啊，冰淇淋啊，这些时兴的东西，得走完一条长长的田塍，才能玩到、吃到。坐车去嘛，也得花上两毛钱的车钱。不过在那一带，私人别墅却散散落地建有好多所。而且那儿离海滨很近，要洗海水浴的话，那旅馆所占的位置倒是非常便利的。

我每天出去洗海水浴。一座座古旧的、用稻草盖的房

① 指用英文大写字母代替人名。

② 日本本州西部地区，叫做“中国”，包括冈山、广岛、山口、岛根、鸟取等五县。

屋，屋顶已经给煤烟熏得乌黑了。我从这些房屋中间走过，往海岸走去。一走下海岸，会使你惊异附近一带竟住着这么多都市中出生的人，由于来避暑的男男女女，沙滩几乎在动。有时候，黑色的脑袋在海面上“万头攒动”，又仿佛在浴池里看到的情景。我在这许多人中没有一个熟人，但是我处身在这么热闹的局面里，要么在沙滩上随便躺躺，要么东蹦西跳地让海浪拍击着膝盖，倒也觉得很愉快。

我就是在这个杂乱的场面里发现了先生的。那时海岸上有两家茶馆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，我跟其中一家开始来往熟了。到这一带地方避暑的客人，跟在长谷那边建有高大别墅的人不同，他们并没有自己个人专用的更衣室，所以这种公用更衣室一样的茶馆，对他们很必要。他们除了在这儿喝茶、休息以外，可以把洗海水浴穿的游泳衣交给这儿代洗，还可以在这儿把身上的盐分冲洗干净，或是把帽子、洋伞等暂时寄存一下。我虽然没有游泳衣，可是我也担心带的东西被人偷掉，所以我在每次下海以前，总是把一切都留下来寄在那家茶馆里的。

二

我在那家茶馆里看到先生的时候，先生刚脱掉衣服，将要下海去。我呢，和先生相反，那时正从海里上来，身上湿淋淋地，在海风中吹着。许多黑色的脑袋在我们两人中间晃来晃去，遮断我们的视线。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，

说不定我会把先生错过的。海滩上那么杂乱，我自己又那么漫不经心，然而我在那时居然能够立刻发现先生，这是由于先生身边伴随着一个西洋人的缘故。

那西洋人的皮肤特别白皙，所以一跨进茶馆，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穿的是件地道的日本式浴衣。他把浴衣顺手往长椅子上一撂，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，面朝着海站着。他身上除了一条我们一般人穿的裤叉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最觉得奇怪。我在两天以前，曾经去过由井滨一次。我蹲在那儿的沙滩上好半天，眺望着西洋人下海的情景。我蹲的地方是在一个比较高一些的沙丘上。附近有所西洋式的旅馆，它的后门就在沙丘旁边。在我定神注视着的时候，不少的西洋人从那儿出来，去洗海水浴。他们的躯体、手腕、大腿，都不是露在外面的。尤其是女人，往往要把肉体遮蔽起来。一般都是头上戴着一条橡胶制的头巾，颜色有酱色的，有深青色的，有天蓝色的，漂浮在波浪中间。我看到这种情景没有隔多久，所以在我眼里，觉得这个只穿一条裤叉，若无其事地站在大庭广众之间的西洋人，非常可怪。

不多一会儿，那西洋人转过头来朝他自己身边看看，对蹲在他身边的一个日本人三言两语地不知道讲了些什么。那时候那日本人正在拾取一条掉在手上的手巾，当他拾起以后，他就用手巾把脑袋一包，朝海里走去了。那人就是先生。

我只是由于好奇心，眼睛盯着并肩走下沙滩的他们两

人的背影。盯着盯着，看见他们一直走入海波中间。当他们通过了浅滩上吵吵嚷嚷的人群，到达比较宽广的地方以后，两个人都开始游泳了。他们一直游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，两个人的脑袋看过去都小得只有一丁点儿，然后又转过头来，一直线地游回海岸。在回到茶馆以后，两个人也不用井水冲洗冲洗，立刻就擦干身体，穿上衣服，匆匆忙忙地又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在他们出去以后，我还是坐在原来坐的长椅子上，抽着烟卷。那时候，我呆呆地思索着关于先生的事。我始终觉得这个面孔，似乎在什么地方曾经看到过。可是我始终想不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看到的。

那时的我，不但心里没有什么牵挂，甚至可以说是无聊得很难过。所以在下一天，我估计好了能够碰到先生的时刻，特地又到那家茶馆去瞧瞧。这一回，那西洋人可没有来，只有先生一个人，戴着顶草帽来了。先生摘下眼镜，往桌子上一放，立刻就用手巾包了头，大踏步走下海边去。当先生跟上一天一样地穿过了那批吵吵嚷嚷的浴客，独个儿开始游泳的时候，我忽然兴起了追踪他的念头。我在浅滩上急急地跑着，水珠溅到头顶上面。当我跑到海水相当深的地方以后，就用双手拍着水面，朝先生游去。哪知道先生却跟昨天不同，他从我所料想不到的方向，绕成一条弧线，游回海岸去了。这样，就使我终于没有达到目的。等我爬上海岸，甩着水淋漓答的双手，刚刚跨进茶馆的时候，先生已经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，跟我错身出外去了。

三

下一天，我又在同一时刻到海滨去，见到了先生。再下一天，又同样地重复了一遍。可是在我们两人之间，始终没有适当的时机好攀谈几句或是寒暄一下。加上先生又抱着一种在社交上不大多见的态度。他在一定的时刻超然而来，过一会又超然而去。不论周围多么热闹，他对这一切几乎都是不去注意的。第一次跟他一起来的那个西洋人，后来简直就没见到过。在任何时候，先生总是单身的。

有一次，先生又照例匆匆地从海里上来，在他放惯浴衣的地方取起浴衣，正想穿上身去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他的浴衣上满是沙土。先生转过头，面朝后边把浴衣抖了几下，想把沙土抖掉。哪知道搁在衣服下面的一副眼镜，就在这时候从木板与木板的空隙中掉了下去。先生在穿上提花布的浴衣，束好腰带以后，才露出发觉眼镜已经丢失的神情，慌忙向附近地面上找寻。我立刻钻到座位底下，伸进手去把眼镜拾了出来。先生一边说着“多谢多谢”，一边就从我手里把眼镜接了过去。

第二天，我又跟着先生，跳下了海，并且朝着和先生相同的方向游去。在往深海游了约有两町^①远的地方，先生回过头来跟我讲话了。附近一个人也没有，就只有我们

① 日本长度单位，一町约合一〇九米。

两人浮在宽广的碧澄澄的海面上。强烈的阳光，照耀着视野以内的山山水水。我筋肉里充满了自由和喜悦。我运动着我的筋肉，疯狂似地在海水中舞蹈。先生却突然停止了手脚的动作，仰面躺在海波上。我也学着他的模样。蔚蓝色的天空，发出闪闪烁烁的、强烈得刺眼的光彩，照射在我的脸上。“畅快哪！”——我大声喊出来了。

不一会儿，先生改换了一个象在海里站起身来的姿势，催促我说：“好回去了吧。”我的体格比他好，我想在海里再多玩一会儿。可是当先生招呼我回去的时候，我立刻高兴地答应：“好，回去吧！”于是，两人又从原路游回海边。

从此我就跟先生熟识了。不过先生住在哪里，我还是不知道。

这以后又过了两天，记得是在第三天的下午吧，我和先生又在茶馆里碰到了。先生突然问我说：“你打算在这里还要待一个很长的时期吗？”我没有考虑过这问题，脑子里没有答复这样一个问题的准备，只好回答说：“待多久，还说不定。”可是当我看到先生脸上笑嘻嘻的神情，我忽然觉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不由得反问一句：“先生呢？”这就是第一次从我嘴里唤出来的“先生”。

那天晚上，我到先生借宿的地方去访问他。虽说是借宿的地方，却和普通的旅馆不同。那是一座别墅似的房屋，在一所占地很广的寺院内。我又知道住在那儿的别的人，并不是先生的家眷。因为我一再“先生、先生”地称呼他，先生苦笑起来了。我向他解释：这是我的习惯，我对年纪

比我大的人总是称呼“先生”的。我问起了前些日子看到过的那个西洋人。先生在谈完那西洋人脾气古怪、已经离开镰仓等等的话以后，告诉我说，他自己跟日本人都不大交际，却和这样一个外国人接近起来，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最后，我又问先生：“好象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先生的，可怎么也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了。”年轻的我，那时暗自怀疑着对方可能也有和我同样的感觉，同时心里还预期着先生会这样回答我。哪知道先生沉吟一下以后，却回答我说：“我一点儿也不记得见到过你，是你认错了人吧。”这就使我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失望。

四

我在月底回到东京。先生是早我好多日子就离开避暑地的。我在和先生分别的时候问他：“以后我可以常常到府上去拜望您吗？”先生只是简单地回答我说：“好，请来吧。”那时候的我，自以为和先生已经非常对劲，预期着先生会说几句比较热情一点的话，所以这么一个不能使我满意的答复，略微有些伤害我的自信。

先生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使我感到失望。先生对这一点好象也觉察到，可又好象完全没有觉察到。我呢，虽然再三再四遭到这种轻微的失望，却并不因此就想跟先生疏远。恰恰相反，倒是每逢被不安心所动摇的时候，我愈想前进一步。我以为如果更进一步，我所预期的某种东西，

迟早会使我心满意足地出现在我眼前。我还年轻。可是年轻人的血，不见得对任何人都流得这么平稳的。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只是对先生才有这样的心情。这一点，到了先生已经去世的今天，我才明白过来了。先生并不是自始就讨厌我的。先生常对我流露的那种不亲热的客套和看似冷淡的举动，并不是要疏远我的一种不愉快的表示。可怜的先先生，是在警告正想和他接近的人：“我是不值得接近的，别跟我来往吧。”人家对先生怀着爱慕的心情，先生却没有反应。可见先生在瞧不起别人以前，先就已经瞧不起自己了。

当然，我回东京的时候，是打算去拜访先生的。因为回到东京以后，离开学校开始上课的日子，还有两个星期，我想就在这些日子里去拜访一次。可是回来以后过了两三天，我在鎌仓时的那种心情，却逐渐逐渐地淡褪下来了。而且在这上面被抹上了五彩缤纷的大都市的气氛，连同记忆复苏所带来的强烈的刺激，又一起浓重地渲染着我的心。我每次在马路上看到学生们的脸，就会感到对新学年的希望和紧张。我暂时把先生忘掉了。

在开始上课以后，大约过了一个月，我的心又逐渐宽松下来了。不知怎的我脸上流露着不满足的神情，开始在马路上溜达着。我又好象要获得什么东西似地，在自己的房间里四处张望。先生的面容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。我又想到去看看先生。

第一回到先生家里去，先生出门了。第二回去看他，记得就在下一个星期的星期天。那天天气非常好，晴朗的

天空，使人浑身感到舒畅。那天先生又是不在家。在镰仓的时候，我听先生自己讲过，说是任何时候，大概总是在家的。而且也曾听说过，他还是个不喜欢出外的人。现在我来了两次，却两次都没有见到。我想起了这些话，说不出在哪一点上感到了一种没来由的不满。我没有立刻离开门口。我站在那儿，看着女佣的脸，有些踌躇不决。那女佣还记得上一次曾经替我转递过一张名片，她就要我等一下，又重新跑到里边去。接着，有一位好象就是太太的女人替代着女佣出来了。那太太非常漂亮。

她殷勤地把先生的去处告诉我。据她说，先生有个习惯，每月逢到这一天，总要到杂司谷的公墓去，向某一位亡灵供奉鲜花。“就刚才出门，不过十分钟吧，也许还不到十分钟呢。”——太太很抱歉似地对我这么说。我点点头告辞出来，朝着热闹的市街那边漫步走去。走了约有一町远，我忽然想到：我可以借着散步，顺便也到杂司谷去看看啊。同时我还发生了一种好奇心，我想，说不定我会在路上和先生巧遇。这样，我就转过脚跟，改变了方向。

五

我从公墓前面一个苗圃的左边进去。宽广的道路，两旁种着枫树。我在那条路上往里走。这时，忽然看见有个人——好象就是先生，从道路尽头的一家茶馆中出来。我朝着那人走近去，走到看得见那人眼镜的边缘在太阳底下

闪闪发光的地方，我出其不意、响亮地唤了一声：“先生！”先生突然站停下来看着我的脸：

“怎么……怎么……”

先生把同样的话说了两遍。他的话在静悄悄的白昼带着一种异样的声调反复着，使我一下子什么都答不上来了。

“你是跟着我来的吗？怎么……”

先生的态度倒是非常镇定的，声音倒也是很沉着的。可是在他的表情中间，却有一种言语所描摹不出的阴影。

我把怎样会来到这儿的缘由说给先生听。

“我太太告诉你我是来上谁的坟吗？她有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来？”

“没有，这些她都没有提到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——是的，这些她是不会提的，她跟你还是初次见面，又没有提的必要。”

先生好不容易才现出相信了似的神情。可我却一点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

先生和我在坟墓中间走着，想穿到那条大路上去。一个个的坟上，有写着“伊萨伯拉·某某之墓”，有写着“神仆^①路金之墓”，旁边又有植立着塔婆^②、写着“一切众生悉有佛生”的。也有写着“全权公使某某”的。我在一座雕刻着“安得烈”三字的小坟前面问先生说：“这怎么念呢？”先

① 基督教信徒，自称“神仆”。

② 佛教徒在死者坟墓后植一长方形木板，上书梵文或佛经上语句、死者法号等，因为这块木板上端尖，形状象塔，所以叫做“塔婆”。

生苦笑着说：“这大概是要叫人念做‘阿恩都烈’的吧。”

先生对于这些墓标所表现的人的形形式式，似乎并不跟我一样感到滑稽或认为是一种讽刺。我指着圆圆的墓石或是狭长的雕着死者遗像的石碑，说三道四地说个不停。先生对我起初只是默默地听着，末了忽然说：“你对‘死’这件事，还没有认真地想过吧。”我沉静下来了。先生也除此以外没有再说什么。

那块墓地的边界上，有棵高大的银杏树，浓荫蔽日地直立在那儿。在我们走到那棵树底下的时候，先生仰起头来望着高高的树顶说：“再过几天，那才好看呢！这棵树的叶子全都变成黄色；这一带的地面上，也要盖满金黄色的落叶了。”先生是每个月一定要在这棵树底下经过一次的。

对面那边有个男人正在把高低不平的地面刨平，做成新的墓地。他停下了手里的铁镐，对我们望着。我们就从这里向左边穿出去，立刻到了街上。

我没有什么目的再到哪儿去，只是跟在先生背后走着。先生比平时沉默，不多说话。可是我也并不为了这一点，就感到怎样局促不安。所以还是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。

“您就这么回府了吗？”

“唉，另外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啊。”

两个人又沉默着往南走，走下了斜坡。

“先生家的祖坟是在那边的吗？”我又开口了。

“不。”